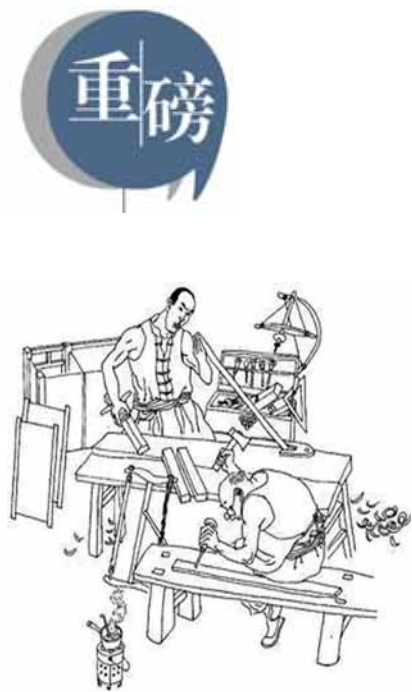




看美术评论能丰富自我的美学修养,非常有益。

学问与观点因人而异,美术界也是如此。

几年前,我看画有个习惯,一个诺大的展览,我进门扫墙一览而尽。如有一处让我眼光一亮的,便择近以闻。

人问我,为何在那么远的地方看,而不按顺序一张张看?我说太多了看不过来,有时就一张都看不明白,不如看个一

【画中有话】

谁在画春秋

■苦楝子

见钟情的好。

真实的原因还有一个。因为几年前的一些展览,作品所安排的位置,往往是与名气、身份挂钩的。所以说,最显眼的地方挂的未必是最好的作品,但一般是有身份的人。我进门离得远,看不见落款但看得见一点灯。能让我近观的,我再看落款是谁。此时不受其他人的影响,自己喜欢才是真心喜欢。

故看画选画,当不受场面的众人左右,你喜欢就是对的,不喜欢更是对的。

大堂上越是口口声声说喜欢的,可能就是不喜欢的。如果是老板,也许图的是将来盖章子顺利一些;如果是编制内的,也许图的是自己将来的进步与上升。

现在的人在江湖,与过去人在红尘是不一样的。故,过去的手艺人匠心独运可养家立命,那是红尘中众生于七十二行中,个个都是把活干好把事做细,不然没人请你上门做工夫。裁缝木匠泥瓦匠厨师家师风水师,总之行行有状元,业业有师家。那时人在世上活得比今天艰难,做什么都是为了有百姓上自家门来请,没有点本事就没有活干,自然就养不活自己也养不活家。

记得小时候家里请木匠,父亲会选个做事做得又快又好的。百姓人家的东西讲究实用,如想精雕细琢,那是费时间还要加饭加工钱,没那个必要。但木匠们中硬是有出色的,有把活做得又快又好的,还有做得绝妙的。

齐白石先生当年就是个好木匠,而且还是绝妙的漆匠。因为他刻印画纸的基础打得牢,做到七十岁进京,就手头工夫而言,他的那个快,谁敢同堂比较?这是先生童子功的体现!而看看现在,这么多的艺术追求者里面为什么没几个大家?我想,除了天分与慧根外,自是童子功没打牢。尤其是那些江湖艺术、干部形象、领导作派,还有一些专尚丑风的“时尚部落者”,这些类别的人,我笑看为当下的“时代先锋”,只是太多了,很不正常。

其实,我看这等江湖,真龙未见时,爬上岸的,不是螃蟹那就是乌龟或者王八!

时来当秋,若逛夜市,碰几个相好,螃蟹与王八都是个绝妙的火锅料,一起煮了,的确是好味道。

如此,即便夜听二泉,也是月下良宵。那正是:红尘世界人生渺,苦乐年华岁月消。沧海桑田播谷雨,江湖到岸上祠堂。

守好自己的规矩

■文/谢应龙 图/刘志永

700多年前的但丁说过,走自己的路,让别人去说吧!

8月11日,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,冯骥才的《俗世奇人》(足本)荣获短篇小说奖。其小说集《俗世奇人》里有一篇叫《苏七块》,苏七块“有句话”同样精彩:有句话,还得跟您说。您别以为我这人心地不善,只是我立的这规矩不能改!

可现在,一些文艺自诩者却是在走别人的路,让更多的“别人”在笑。更甚是,还有一些所谓的文艺工作者,他们是在“抄”别人路,一点点、一段段、一章章,全然没有一点规矩,就把别人的文字偷来,行自己为所欲为的“周公之礼”。鲁迅先生如果泉下有知,也只能是以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来评了。

诗被抄,曲被抄,小说被抄,处处抄声入耳。缘何?只为一个名一个利字。沽名钓誉者,要痛改前非,静下心来向齐己学习。郑谷改其《早梅》诗:“数枝开”为“一枝开”后,齐己欣然下拜“一字师”。后,终成一代诗僧。

近年来,学术、文艺剽窃事件频发,



是因为那些人把走“捷径”变成行为时,他们已慢慢养成了走歧路习惯。而现实生活亦然,一些人为了一个目标,刚开始还是抱有最大的希望与动力,而一旦遇到实际困难,就开始一门心思想走歪门邪道了。久而久之,就形成一个极坏的思维定势。而这种坏的惯性,往往会让人生的轨

迹偏离,与成功南辕北辙。

文如其人!相信,如果你不去亏待文字,文字就不会亏待你。同理,如果你活在当下,都要想去“黑色幽默”一下人生,都不能把持住自己的心境,那怎么还能把持自己的明天,怎么会练就独一无二的自己?

“段”章取“议”

1. 小说语言的美,也是千姿百态的,这里不能一一细说,只是强调,欣赏文学、欣赏小说,是不能忽视语言的。这并不是说,所有的小说鉴赏,都应该成为语言鉴赏,而是说:哪怕鉴赏者的评说只字未提语言,对语言的感受也已经融化在他的评说中;哪怕鉴赏者只字未提语言,对语言的感受也是他全部评说的根据和支撑。

当鉴赏者赞美或贬斥一部作品的思想时,实际上也就是在赞美或贬斥作品的语言。当鉴赏者肯定或否定作家的观察和体验时,实际上也就是在肯定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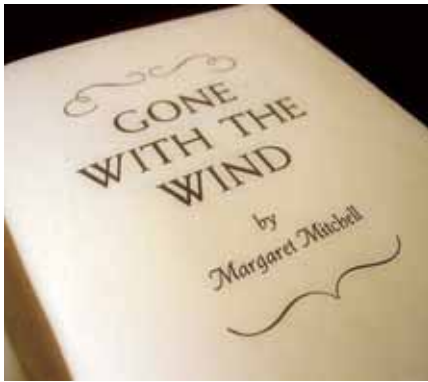
否定作家表达观察和体验的语言。我们不能说,一个作家用很差的语言把人物刻画得很好,一个作家用很差的语言把风景描绘得很好。因此,当我们说一部作品人物刻画得好时,就是在说刻画人物的语言运用得好;当我们说一部作品风景描绘得好时,就是在说描绘风景的语言运用得好。——王彬彬 说

2. 作家要在作品里描写命运,个人的命运、民族的命运、国家的命运,乃至全人类的命运,但作家本身,却很难通过作品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
飘逝与永存

——读《飘》

■文 芳



玛格丽特·米切尔十年磨一剑,写成传世名篇《飘》。小说以1861—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为故事背景,以亚特兰大以及附近的一个种植园作为人物活动场所,细致描绘了美国内战前后南方庄园主的生活。作品刻画了以斯嘉丽、瑞德、艾希礼、媚兰为典型代表的许多南方人的形象,呈现出他们的习俗礼仪、言行举止、精神观念、政治态度,以及战争对他们生活的巨大影响等。

小说的英文原名为“Gone with the wind”,意为“随风而逝”。这个词语来自《飘》原著第二十四章(戴侃、李野光、庄绎传1994年合译本)中女主角斯嘉丽的一句话:“塔拉会安然无恙吗?或者塔拉也已经随风而逝,随着那场席卷佐治亚的飓风烟消云散了吗?”后译作“飘”,以一字之力,涵盖一场宏大的战争,一次复杂的变故,一切巨大的改变,可谓四两拨千斤,简洁,隽永,耐人寻味。

那么,随风飘逝的是什么?是战争之前田园牧歌的日子,是安逸温宁的家园,是波平浪静的生活,是曾经稳固的价值观念、传统文化,是支撑起整个南方的种植园经济,是战火中死去的无数生命,甚至是整个旧的时代……

当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被摧毁之时,人应该如何安顿自身,如何重建物质和精神的家园?米切尔通过斯嘉丽告诉了我们:一个真正的强者不会让过去成为自己前进的包袱,他会凭着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永远不灭的希望,再次用双手在坍塌了的废墟上重建一个新世界,再造一个新天地。他不但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,更能够拯救自己的家族。无疑,斯嘉丽是一个永远朝前看的强者(艾希礼却只会往回看,他一直沉溺于昔日的梦幻往事和虚无回忆中,所以,当残酷的战争来临,他便无法适应社会,因而软弱无能)。她永远坚强、勇敢、刚毅,永远充满朝气、充满激情,生机勃勃,绝不向生活妥协。

感谢米切尔,塑造了这样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。她改变了我们评价一个人物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标准。斯嘉丽是一个复杂的人物,她的身上也有各种女性的缺点,如小心眼、小性子、自私、虚荣,甚至为达目的不惜伤害他人等。可是,她的坚强、有魄力、像男人一样的遵守承诺,无论在怎样困苦的地境里都不放弃希望,绝不向命运屈服的强烈个性,已经使她成为西方文学史上最具有魅力的人物形象,被无数中外读者喜欢。在战争与乱世风云中飘浮,在真爱与利益选择的婚姻中飘浮,在物质与精神、理想与现实飘浮,而最终,对土地的深沉热爱,对家园的全力守护,对明天的执着信念,以及绝不妥协的生活态度,乐观向上、永不言败的精神永存。

重温传世名篇《飘》,读有温度的书,遇见有趣的灵魂。关乎人生,关乎责任,关乎坚韧和刚强……

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写?很简单:我们需要表达。我们需要用文学这样一种形式,来表达我们的存在,我们的思想,我们的境遇,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得失成败和欢喜悲伤。所以我们要写作,不管有没有人关注,也不管是否会有回报。

兰生幽谷,不以无人而不芳。同样,我们的写作,也不能因为无人关注而停止。是我们需要写作,不是写作需要我们,正如是兰草需要世界,而不是世界需要兰草。我们写得好了,固然可以为世界增色,但我们不写,也无损于世界的丰富与多彩。明白了这个关系,自然就会心平气和。——李清源 说